

谈人文主义

何春蕤

近年来，有些保守的学者常常主张以人文主义来羁勒科技发展的急进，俨然引人文主义当成人类道德精神及理想的凝聚。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保守基督徒（又称基要派）则把矛头指向人文主义——特别是「世俗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是魔鬼的化身，想要控制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吸引人离开正统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应出两种对所谓的人文主义不同的定义，因此才造成态度上的差异。

这两方面虽然都把人文主义的来源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文主义已和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

英文的「人文主义」一字的字源是拉丁文 *Humanitatis*，直译为人文教育，意指一种教育方式或文化目标，以诗学、修辞学、文法学及道德哲学等科目为中心，主要由佩脱拉克及其后的人文学者推广，在十五世纪达到最高峰。

一般人以为文艺复兴就是佩脱拉克等的人文运动打倒神权主义，得到解放后的成果，事实上，人文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运动，和反宗教的势力无关。相反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运动者几乎完全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人文运动的主流传统更认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和人类其他活动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后代的人却把所有的人文教育者统称为「人文主义者」，并把现代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视为十五、十六世纪人文运动的延续，而一概称为「人文主义」。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自然抹杀了原始人文运动中的宗教情操。

「主义」一词是近代的产物，在一八〇八年以前也根本没有「人文主义」一词的存在。文艺复兴时代义大利人文教育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一）人的发展为中心目标及（二）希腊文学哲学古籍的发掘、翻译、研究及模仿为重点；后者又要比前者更为重要及明显。因此，人文运动和科学的发展没有直接关联——科学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产物，人文运动和宗教势力的解体更没有因果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对文艺复兴及人文运动的印象大部分是十九世纪的浪漫气息和怀古情绪渲染而成的，和事实大有出入。

如果说十五、十六世纪的人文教育运动和宗教没有多少关联，那么，基要派反对人文主义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可以用两方面来看这个倾向。一方面：如果基要派的确是反人文主义，它所反的也只是一九三三年杜威等人的「人文主义宣言」及一九七三年史金纳等人的「人文主义第二次宣言」中所代表的「世俗人文主义」，绝非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运动。由于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宣言宣称宗教信仰就科学观点而言是不可取的，基要派当然不会喜欢这个论点。此外，现代人文主义者以科学和理性为本的教育主张已深入美国学界，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排挤了清教精神的原有地位，更不为基要派所乐见。

第二方面：基要派反对人文主义所代表的知识进步，他们不但攻击现代神学，连中世纪的神学大师阿奎那也被贬得一文不值。凡是不同于他们观点的，一概是属魔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基要派是一种僧侣式禁欲主义的狂热表现，是一种反智主义。

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反智主义倾向的人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视为洪水猛兽，这些人一厢情愿以为人文主义倡导的，是封建社会的人际道德，因此对人文主义赞扬有加，希望人文主义能在现代高度变化的社会中维持原有秩序。

保守派对人文主义所采的矛盾状态其实并不难理解。一个社会的保守势力多半以宗教卫道之士或文化固有传统之说的形态表达；说穿了，都是既得利益团体在面对挑战和新秩序兴起时的自卫行动。

所以，保守人士赞成的不是什么人文主义，而是既得利益的维持；他们反对的也不是什么人文主义，而是新与变所带来的挑战与未决性。

